



宋文鑑卷第七十九

記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東平樂郊池亭記

劉敞

先秦古器記

劉敞

澶州頓邱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萬安渡石橋記

蔡襄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張尙書畫像記

蘇洵

木山記

蘇洵

吳郡州學六經閣記

張伯玉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鞏

仙都觀三門記

曾鞏

王沂公祠堂記

劉敞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降小白右功  
力任權數則其敝多匿智伯禽尊尊親親至其衰也洙泗之間長  
幼相與讓其失蓋以遠矣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  
至於道由此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  
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天下得養老長幼亡兵革之憂庶  
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  
闕然況其外乎丞相沂公之初守青也爲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  
爲魯人建學繇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所  
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禮讓日興刑罰  
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所謂至於道者非耶沂公薨

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慕而悲思之歟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  
於世前太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卽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之  
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脩若干崇若干凡皆錢公  
之素也甘棠之詩曰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敘其  
語于石以詔後世又作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邇隆  
孰相其成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尙父遜厥碩膚惠于齊魯維  
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茹不振不競靡則靡定旣晦  
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  
校乃敦詩書翼翼齊魯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  
文正以之周厯千歲二公實使之文正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之  
松新甫之柏我作此堂以告無斁

東平樂郊池亭記

劉敞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鍾鼓之好池臺鳥獸魚鼈之樂  
然後乃能爲國非以虞意崇不急也以合士大夫交賓客賢者而

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駟驥有駝之詩是已不然則轂轂者墨  
術也不侈於禮樂不暉於度數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  
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於今爲重其地千里其四  
封所極南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者皆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  
厚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本其俗習於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  
馴以詩書而不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耶故有負城之園其  
廢蓋久士大夫無所於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於觀吏民無所  
於樂殆失車鄰駟驥有駝之美而況於蟋蟀山樞之陋敞以謂非  
敦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造新築之鑿之擴之營之闢之有堂  
有臺有池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敞池  
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梧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南門曰舞詠北  
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於禮或因於事或寓於物或諭於志合  
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栝  
槐柏榆柳李梅桃梨棗栗棣柿石榴林檎木瓜櫻桃蒲萄太山之

竹汶邱之篠嶧陽之梧雍門之荻蒲園之檟孔林之楷香草奇藥  
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蒹葭蘭菊荇茆可玩而食者  
甚眾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  
賢乎抑亦庶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數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先秦古器記

劉敞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爲古學者莫能  
盡通以它書參之迺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  
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  
王所立有可長太息者矣獨器也乎哉兌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  
三代傳以爲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  
之知之次也眾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  
刻於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  
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諡迺爲能盡之

澶州頓邱縣重修縣治記

江休復

王在在浚澶爲北門重郭言言洪河渾渾蠹爲巨防扼爲要津堤  
繇役作務莫大焉景德之元皇御戎軒翠華朝臨虜騎宵奔講言  
終驩行李便蕃賓客供給禮莫重焉總是二役郡守縣令其職也  
朝廷殿最多課亦以此二者爲先其米鹽牒訴至纖至悉萃于縣  
道則爲令者又加難焉以是一切趨辦而不遑其他唯吾從叔仲  
達爲能推行而優爲之且承平積久法網寔密監司操持羣下不  
得動搖吏亦便文諉事亡能往來溺於其職不克自振官寺陰頓  
寢堂聽事至弊漏不可居莫敢一搖手其他可知矣仲達爲邑宰  
於斯且暮年職修事舉願而言曰昔人云堂上不糞則野草不除  
豈謂此邪先是河決商胡口因廢觀城縣來入亟請於上取其故  
廩材木以營之由孔子廟以及聽事下至於囹圄有造有因凡若  
千門垣墉塹茨凡若干工自經始至落成凡若干日在上者不以  
爲過在下者不以爲煩程功卽事出於餘力君子謂是役也不徒  
更爽塏避燥濕而已足以觀政矣後之踵此位登此堂者有以知

改作之自庶幾繼葺之俾勿壞

萬安渡石橋記

蔡襄

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月辛未訖功絜趾于淵醺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行其長三千六百尺廣丈有五尺翼以扶欄如其長之數而兩之靡金錢一千四百萬求諸施者渡實支海舍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利職其事盧錫王寔許忠浮圖義波宗善等十有五人旣成太守莆陽蔡襄爲之樂合讌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繇是出因紀所作勒于岸左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閒相去何遠哉天禧

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厯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厯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許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獨樂園記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闕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而爲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攬結其杪如漁

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草藥辨其名物而渴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棊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採藥圃圃南爲六欄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作屋其上以望萬安轅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採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倡佯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

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已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況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彊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信州興造記

王安石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怙柔隱詘發舒旣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嶽命百隸戒不其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鰥寡孤獨老癯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六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佐材費於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司

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  
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同車築二亭于  
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  
之間以通車徒之道築一亭於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  
凡爲城垣九千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  
卒九月丙戌爲日五十二爲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  
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  
及已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迺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  
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  
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哀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  
民始病矣吏乃始瞽然自得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  
爲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  
言則爲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乎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安石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龍興佛舍與其徒曰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庠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人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出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爲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蓋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才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旣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窮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圖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禮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桂州新城記

王安石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材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令尙書戶部侍郎余公靖當廣西焉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甍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

修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  
其人有其人而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  
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  
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倣于其君於爲  
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  
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  
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  
以文武之材當明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  
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  
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饒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張尙書畫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  
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無養亂無助變眾言朋興朕志自定外  
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一大吏孰

能爲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方平其人天子曰  
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  
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  
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眾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  
言於眾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  
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  
器之敬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  
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繫以生  
惟爾父母且公嘗謂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  
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  
而以礮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  
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馭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  
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  
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

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如公吾未始見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  
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  
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  
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長短  
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  
亦書之於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  
其思之於心也固繇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  
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大事公可屬  
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  
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  
暨暨公自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毋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  
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  
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闈閑閑有